

何常在◎著

武动苍穹^⑥

与妖战，与魔斗，与仙争，
一剑在手，谁与争锋！



我吃西红柿
唐家三少

点
赞
推
荐

一生一梦
天劫降临
量天尺出
真阳之火

踏破十洲三山，问鼎终极强者！
作家何常在开启首部奇幻巨作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何常在◎著

武动苍穹^⑥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动苍穹.6/何常在著.--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2015.4

ISBN 978-7-5502-4851-9

I.①武… II.①何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0668号

武动苍穹.6

作 者:何常在

选题策划: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徐秀琴

策划编辑:万小红 张艳婷

封面设计:书舟设计

版式设计:王玉双

责任校对:张艳婷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60千字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5印张

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851-9

定价:25.00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010-58572848



目录

01 闯阵 / 001

眼见张翼轸要神魂俱灭、万劫不复，忽然从他魂魄生成之处，突兀出现一颗黑红相间的珠子。此珠生得颇为诡异，虽然不大，却犹如无底黑洞一般，无视真阳之火威力，竟是猛然一跳迎着真阳之火正面相撞。

02 共聚铁围山 / 031

相见不相识，相识不相认。红枕只当张翼轸是故意假装不与她相认，顿时心如死灰，脸如秋水，弯腰盈盈一礼，说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女子谢过飞羽的救命之恩。既然你我素昧平生，就此别过……”说完，身形一晃，手中红光一闪，清影再次化光为剑，红枕持剑在手，不回到天媪子身边，竟是闪身来到众鸟兽之中。

03 神秘高人 / 059

眼见张翼轸便要得手将罗远公除去之时，老者忽觉潘恒和他暗中较量之力未减，却又仿佛蓦然凭空多出一人，向张翼轸背后袭去。老者被潘恒锁定气机，不敢稍有异动，唯恐被潘恒占了先机，是以也无暇出手相助张翼轸。

04 应龙图谋 / 091

应龙也不笨，立时明白张翼轸所指何事，倒也愿赌服输，说道：“既然上次你救我一命，虽然最后让你侥幸得手，也算有救我之实，无法抵赖，我……愿认主追随阁下一千年。”

05 抢夺量天尺 / 123

张翼轸也不迟疑，声风剑一挺，一道蓝光脱剑而出，也是划空而过。剑过无痕，量天尺飞空之势却为之一滞，立时停止不前。潘恒见此情景，左手一扬，将量天尺接在手中。

06 灭飞仙 / 153

剑光只一入体，天命之火立时沿体而上，须臾间便将白凤公子的仙体烧毁！张翼轸以飞仙之境的修为，凭借体内仙力，再加上与天地感应道交比之以前大有长进，是以催发的天命之火比起以前威力激增数十倍，一击之下，白凤公子当场毙命！

07 故人难寻 / 181

飞仙以下之人，全是肉体凡胎，即便地仙也是血肉之躯，若是身死，定然也会留下尸骨。成华瑞不过人仙修为，此地干燥阴冷，两年时间，就算血肉化为尘土，尸骨应该仍在。既然此处一无所有，莫非有人前来此处盗尸不成？

08 铜镜 / 209

铜镜飞到空中，猛然定住不动，黄光迸发，将赤浪手中的照天镜笼罩在内，顿时光芒大盛，一闪一吸，要将照天镜吸走。赤浪只觉一股莫名的巨大吸力传来，虽然心有不甘，不过却再也拿持不住，照天镜生生被铜镜吸走！



01 闯阵

眼见张翼轸要神魂俱灭、万劫不复，忽然从他魂魄生成之处，突兀出现一颗黑红相间的珠子。此珠生得颇为诡异，虽然不大，却犹如无底黑洞一般，无视真阳之火威力，竟是猛然一跳迎着真阳之火正面相撞。



自心生幻心劫现

张翼轸大吃一惊，自己怎么到了海枯石烂？烛龙不是已经身死吗？怎么会在此出现？正疑惑间，只见烛龙长身而起，一脸得意笑容，说道：“怎么，张翼轸，你却不得记得发生何事？也难怪，你身中我的移情同扉术，被我带入幻境之中，一直到今日才堪破幻境醒来，一时心神恍惚也在所难免。可有兴趣听我细细说来究竟发生何事？”

张翼轸定神一想，只觉头疼欲裂，确实想不起为何身在此地，被烛龙所困，方才……好像明明和青丘相遇，青丘举杖来打……不对，应该是在紫金钹中，为何又到海枯石烂得遇青丘，又怎么转眼间来到烛龙宫殿，被烛龙牢牢绑住？

幻觉，全是幻觉！

张翼轸再难心境平和，大喝一声，紧闭双目，喊道：“朗朗风清，我心分明，疾！”

竟是动念间打出一个清心咒，隐入额头之中，旋即再睁眼一看，却见烛龙一脸促狭笑容站在眼前，得意扬扬地说道：“张翼轸，你在幻境之中停留过久，认幻当真，一时难以接受眼前之事也算正常。不如这样，你先在此清醒一些时日，待恢复清明我再来寻你不迟！”

“且慢！”张翼轸急忙唤住烛龙，说道，“烛龙，你但说无妨，我先听了再说。”

烛龙停住身形，侧身笑道：“你可是想好了……我倒怕你听了实情之后，一时无法接受，会走火入魔。”

张翼轸缓缓摇头：“如今我被你绑了，生死由你。既然生死也难以做主，其他之事还有何不能接受……但说无妨！”

烛龙哈哈一笑，赞道：“妙，如此心境，倒也甚合我意……张翼轸，你可记得你与倾颖、画儿、青丘几人一起前来海枯石烂寻我晦气，要救戴婵儿，后来与我大战一场，你凭借声风剑之威将我斩杀，如此等等，可有此事？”

张翼轸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错了！你几人一来到海枯石烂之地，便被我发觉，随后我便施展天地轮回大

阵，将你几人生生困住，然后一个个吞掉。最后正要将你也吞掉之时，忽然突发奇想，如此轻易将你杀死倒没了乐趣，便心生一计，将你引入你自心所生的幻境之中，然后安坐一旁，好生欣赏你如何在幻境之中编织一段世间历程。

“我看你出得海枯石烂之后，又前往西海、沧海桑田、南海以及南山湖，随后又到北海和无天山……不想你自心生幻所编造的经历倒也精彩，令我看得津津有味，一时痴迷其中。再后你又到咫尺天涯，被紫金钹收入其中，我正愁万一你再心生幻境，被紫金钹炼化之时不堪忍受剧痛，意外死去的话，便再没有你继续神游世间的精彩好戏了。正要将你强行唤醒之时，不料还是你自心生幻，竟是青丘意外出现，一杖击出将你惊醒，倒也正好省得我再费事了……”

戴婵儿、倾颖、画儿还有青丘，竟然全都……被烛龙所杀？这怎么可能？随后种种之事，依烛龙所说全是一场梦境，更是让张翼轸匪夷所思，断难生信。

烛龙瞧出張翼轸一脸惊愕之意，不以为然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如若不信，我将几人遗物拿出让你一观，便知我所说不假。”

也不管张翼轸是否同意，烛龙转身入内，片刻返回，手中却有青丘的绿玉杖，倾颖的元水剑，戴婵儿的强木发簪，一一呈现在张翼轸眼前，说道：“如何，信不信？”

张翼轸一时心潮翻滚，不知此情此景是真是假，更不知为何从紫金钹之中突然来到海枯石烂，至于烛龙所说的戴婵儿等人已然身死之话，张翼轸更是不敢相信。且不说不久之前倾颖还在咫尺天涯之中，伴他左右，但说无天山中，月夜之下，与戴婵儿两情相悦，四季漫步，无不历历分明，怎能是假？

紫金钹一旦心劫发作，便直指心中最为难堪或是追悔莫及之事。烛龙虽无杀戴婵儿之实，却有杀意，不过没有得逞而已。且烛龙叛逃天庭，不为天地所容，杀之也是理所应当，何过之有？不过烛龙总归有赠鳞之谊，倒也不好再怪罪他什么。

想通此节，张翼轸淡然一笑，却道：“烛龙，我虽杀你，误杀也好，机缘也罢，且不提替天行道的大道理，以你残年余力，苟延残喘活在世间，不时为害一方，还要时时躲避天帝巡查，也是极其难过。你既然身死，便要死得彻底，自此永久消散于天地之间，不再理会任何纠纷杂乱之事，倒也永得安宁。且我得你逆鳞，定会记住你的恩惠，或许总有回报的一天……”

张翼轸一字一句说完，明是对烛龙所说，实则也是对自心所说。随着张翼轸缓缓说完，眼前的烛龙也是一脸满足笑意，身形渐渐化为虚无。





随着烛龙的身形消失，张翼轸只觉眼前一暗，竟又回到一望无际的戈壁之上。好险！

果然是心劫难度，方才要是相信烛龙所言，再心生悲凉之感，不定会被心劫引向何方，最终恐怕会困在幻境之中，永难出离。

方才不是天地轮回大阵已然发作，为何不见天地变色，风起云涌，却只是心劫再起？看来罗远公当时所说也并不全对，这紫金钹之内情景，或许并不全然相同，惹是生非也未可知。

若真是千年万年已过，世间情景又该如何？张翼轸喟叹一声，不敢再想，唯恐再引动心劫。

难道紫金钹就这点威力不成？张翼轸自然不会认定危险已过，四下查看一番，除了石头便是石头，其他一无所有。

再看身上还是不着寸缕，幸好手中物品还在，猛然想起先前含在嘴中的珊瑚珠，微一感应，却不知何时早已吞了下去。反正日后也可作法取出，索性不管。

这一次却是心中一切历历分明，并未有丝毫恍惚错乱之意，反正此时无人，张翼轸光着身子也不觉如何，心意一动，施展控风之术，将方圆百里之内感应得一清二楚。

自然如他所料，空空荡荡。张翼轸又不甘心，又感应空气中的水汽，却觉得水汽虽然不多，却也和外界相差无几，不由得心中奇道，紫金钹倒也稀奇，看似寻常钹器大小，不但其内自成天地，且还有令人自心生幻之能，果然是不可多得的法宝。

猛然间又想起倾颖，张翼轸不免暗暗担心，不知倾颖见他被吸入紫金钹中，会如何伤心欲绝。又想到先前倾颖对常子谨语带笑嫣，应是假装无疑。

不过，若是倾颖真的一时动心，心仪常子谨飞仙风采，又该如何？

此念一起，张翼轸不免立时自责，不该怀疑倾颖之心，怎会做出此等设想，当真愧对倾颖深情！不料刚一动念，忽听耳边传来一声轻叹，一个幽怨的声音响起：“我本对你一往情深，你却疑我不忠，翼轸，你让倾颖将何以自处？”

张翼轸怦然而惊，扭头一看，眼前站立之人正是一脸哀怨满腹情思的倾颖！

“倾颖……我，我不过是无意一想，实在是觉得与常子谨相比，有些自惭形秽，一时想到或许倾颖仰慕飞仙风姿，若是真有心借此常居天庭，倒也情有可原。”

张翼轸一时嚅嚅而言，不敢看倾颖一眼。

倾颖却“扑哧”一乐，轻笑说道：“翼轸，你怎么未穿衣服？”

啊！张翼轸顿时惊醒，低头一看，不禁面红耳赤，顿时动念间施展风匿术护住全身，这才说道：“倾颖勿怪，我一时慌乱，忘了此事……噢，你怎么也来到紫金钹之中？”

猛地想起关键之处，张翼轸顿时惊呆了。

倾颖展颜一笑，娇羞无限，掩嘴轻笑，说道：“我知你会怪我怨我与常子谨说笑，便舍命前来紫金钹中，以死明志，你可满意？”

说完，倾颖向前几步，离张翼轸近在咫尺，双眼迷离，眼若秋水，竟是意乱情迷，痴痴说道：“翼轸，既然你我都难逃一死，不如趁此良机，成就了好事，也不枉费你我二人相恋一场！”

倾颖说话间，身上衣服竟是一件件自行脱落，不多时便露出贴身亵衣，不管不顾就要伸手去抱张翼轸。

张翼轸骇然大惊，急忙后退一步，说道：“倾颖不可！”

“狗男女，你二人此时此刻还有心情做此等事情，当真是厚颜无耻至极。张翼轸，你身为道门中人，竟是如此不守礼仪不知廉耻，怪不得会到东海截杀灵动掌门！”

猛然间一人从斜刺里杀出，手中长剑一挺，竟是一剑刺穿倾颖身体，紧接着又是一剑直取张翼轸咽喉。

竟是吴沛！

天地轮回阴风寒

惊见吴沛竟一剑将倾颖刺死，张翼轸怒火攻心，顿时不管不顾身形一晃，声风剑跃然手上，看也未看吴沛一眼，唰唰唰连刺三剑。

吴沛却是并无一招还手之力，被张翼轸三剑刺中，当即化为灰烬消散于天地之间。张翼轸顾不上细想，急忙闪身到倾颖身前，却顿时愣住：明明方才倾颖被一剑刺中，倒在此处，为何地上并无倾颖尸身，也无一丝血迹？

不管如何，吴沛确实是杀了倾颖无疑，张翼轸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怒火，直欲冲天而起，长啸云天。手中声风剑胡乱挥舞，胡乱乱砍，猛然间心火大起，还未来得及静心细思一二，陡见四周一暗，平地起风，风声呜咽，犹如万鬼齐哭，摄人心魄，





令人一听之下便不寒而栗！

阴风！

见识过灭仙海阴风的张翼轸对阴风却是再熟悉不过，只听声响便知是阴风突起。阴风一起，张翼轸也是恍然惊醒，再想方才之事，不由苦笑摇头，竟然又是一次心劫，且并未度过，是以才引发了天地轮回阵中的阴风。

如此看来，天地轮回阵现今才算正式发动。

若是寻常飞仙，见到阴风也会怕上一二，毕竟仙力虽强，但阴风乃是天地之力，无穷无尽。若无法宝护身，飞仙身陷天地阴风之中，也会焦灼不已。

张翼轸却是不同，毕竟他一身控风之术已然运用纯熟，虽然远未达到大成之境，不过阴风再强，也同属天地风力，如今自身修为又与当初在灭仙海之时不可同日而语，所以见阴风来袭，张翼轸也并不慌张。

此处阴风相比灭仙海阴风，威力小了许多，毕竟紫金钹只是天仙法宝，并非天地法宝，远不能与灭仙海的天地之威相比。

阴风分成四道，从四个方向向张翼轸袭来。张翼轸心意一动，控风之术施展开来，先将其中两道阴风拨到一边，又将剩余两道牵引到一起，手中声风剑火光一闪，便生生将合在一起的两道阴风化解。

被拨到一边的两股阴风只一转向，又恶狠狠朝张翼轸扑来。张翼轸将声风剑收回体内，有意一试控土之术，化出一把弥漫黄气的元土剑，长臂轻舒，左右两剑，竟将两道阴风全数斩灭，再无一丝声息。

阴风举手间便被消灭，张翼轸大为宽心，一时也觉天地轮回阵不过尔尔，心生松懈之感。

不料阴风刚灭，却猛然听到天地之间传来哗哗的水响，定睛一看，只看四周地面之上，凭空涌出无数水流。水流涨势极快，转眼之间便以水漫金山之势，漫延整个天地之间。

张翼轸不敢怠慢，只见此水看似平常，却波涛翻腾间，水汽蒸腾，水汽之中隐含一股极其霸道莫名的消融之力。此力不同于天地元力，不同于灵力，却是张翼轸见所未见的古怪力道。

一时不敢沾染此水，张翼轸便要驾云升空，却蓦然发觉，寻常动念之间便可云起雾升的驾云术，竟是意外失灵，任凭他如何动念呼应，却丝毫不见云雾随行。

大惊之余，四周水流已经来到脚下，来不及多想，忙御风升空，堪堪躲开脚下

水流漫延之势，不由心中一凛，控水之术施展开来，细心感应身下水性，不料只一感知，顿时大吃一惊。

此水看似平常，却在他控水之术的操纵之下，不起一丝反应，仿佛此水之内全无水性一般，直让张翼轸大为震惊，随即转念一想，恍然而惊：此水定是传说中的弱水！

怪不得传闻所言，弱水地仙不渡，果然，尚须凭借云雾升空的地仙若在弱水之上，无法呼应云雾，自然不能驾云升空。只是这弱水除此之外，不知还有何等威力？

有关弱水的记载张翼轸倒是见过一些，无非弱水水性羸弱万物不浮，其他之说全是泛泛而谈。只因见过弱水之人极少，记载也是听闻而来，是以空洞无物。

过了片刻，弱水停止上涨之势，却突然间生起狂风大浪，浪高怕有千丈以上，排山倒海一般猛然矗立空中，朝张翼轸卷来。

好厉害！

张翼轸无法操控弱水，自然也不敢硬碰，幸好他身具控风之术，否则寻常地仙到此，弱水一涨，又无飞空之能，只能落入水中，被弱水消融而死。

当下施展控风之术，闪念间便要飞身躲过弱水的来袭之势。不料刚一飞空，却觉天空一暗，竟是整个天空以铺天盖地之势向下压来。

竟有此等怪异大阵，有此等威压之术，倒还当真是匪夷所思。天空压顶，让人逃无可逃，张翼轸暗暗苦笑，此法虽然有些无赖，不过确实有用，让人无法升空，身下又有弱水逼迫，当真是让人头疼。

张翼轸既然无法感知弱水水性，在弱水之上便再难施展控水之术，当下心意一动，控风之术一经发动，立时升起元风罩护住身体。

饶是有元风罩护身，张翼轸见弱水巨浪滔天，自然还是躲为上策，当即疾飞而出，从两排巨浪的间隙之中一闪而过。

张翼轸自忖身形够快，不料还是没有快过弱水的合拢之势。两排巨浪犹如两只巨手，猛然一合，竟将张翼轸后背扫中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狠狠击打在护体的元风罩之上。

只觉一股沛然难以名状的巨力传来，张翼轸差一点把持不住，心意一松，元风罩只差一毫便全然破灭。幸好万分危急时刻，张翼轸又稍稍稳定心神，将摇摇欲坠的元风罩维持成形。也亏了元风罩并未撤去，身后弱水飞溅的浪花哗啦啦扑打在元





风罩之上，激得元风罩一阵荧光乱颤！

张翼轸飞出不远，感受到元风罩之上传来无比骇人的消融腐蚀之力，正与元风之力抗衡，试图将天地间至强之力其一的元风力消融殆尽。张翼轸不由大为震惊，弱水果然好生了得，传闻中说水性极弱，难以浮起万物，不料却有如此强悍的消解之力。

不消片刻，张翼轸便觉自元风罩之上传来不堪忍受的腐蚀之意，当下再难坚持，心意一松，立时撤去元风罩，同时身形一闪，堪堪躲过弱水四散飞溅的攻势。

尚未定神，又见脚下突起无边云雾，云雾弥漫盘旋不多时，渐渐汇聚得密密麻麻如同雨点一般，这是何物？张翼轸一时惊奇，定睛一看，顿时吓了一跳：竟是无数支弱水水箭！

大事不好！

张翼轸还未来得及想好应对之策，便听到云雾之中传来嗡嗡的声响，犹如弓弦齐拉的声音。紧接着，却听“铮”的一声，不计其数的弱水水箭自身下万箭齐发，覆盖整个天地之间，齐齐朝张翼轸射来。

前后左右全是弱水水箭，即便飞仙在此，有移形换位的本领也是不成。只因此处天地并不宽广，水箭一发，布满天地之间，竟无可躲之处，且天空压顶，当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

张翼轸躲无可躲，情知元风罩根本无法抵挡如此众多的弱水之箭，危急时刻忽然想起流光飞舞，立时催动全身灵力，激发流光飞舞的护体之能。

衣物尽失，张翼轸一时只当自己未着寸缕，却原来还有流光飞舞束在发梢，值此生死危急之时才猛然想起，也不算太晚。

护体仙光刚刚护住全身，只听不绝于耳的“咚咚”声传来，张翼轸直被震得气血翻滚，再也稳定不住身形，身体在空中翻滚不停，犹如被人踢来踢去的圆球，同时感到体内灵力飞速流逝，片刻之间便将一身灵力消耗大半！

这还不算，水箭击中护体仙光之后，并不消散，而是形成一层水膜依附在张翼轸周围，缓慢而坚定地越聚越厚，竟渐渐形成一层泡沫，将张翼轸紧紧包裹在内。而张翼轸犹如作茧自缚的蚕，被困在其中不得而出，在忍受万箭击打的痛苦之时，还要想方设法破开这层弱水膜。

不多时张翼轸便觉体内灵力濒临耗尽的边缘，但弱水水箭依然连绵不断，仿佛没有尽时，只让张翼轸暗中叫苦不迭。水箭看似轻柔无物，击打在护体仙光之下，

却也震得胸口一阵剧痛。况且如此之多的水箭一连发射了将近半个时辰，水箭所借乃天地之威，阵法之势，张翼轸所凭借的只是一身灵力催动流光飞舞与之抗衡，自然不可相提并论。

眼见灵力便要消耗殆尽，水箭之势不减分毫，而外层水膜倒是越附越厚，且从水膜之上传来的消融化解之力，让流光飞舞的护体仙光一再暗淡，几乎无法支撑成形。张翼轸心知，只怕不出一时三刻，一旦他灵力全无，不用万箭穿身，便是眼前的水膜就能将他这具肉体消融一空。

怎么办？

张翼轸苦苦思索应对之策，也情知被吸入紫金钹之中，天地轮回大阵飞仙难逃。话是如此，他虽然不过是小小地仙，也不能坐以待毙，凡事都要争上一争才不后悔。

对，争一争，灭仙海也闯过，无数凶险之地也都去过，紫金钹再是威力无比，毕竟也是天仙炼制的法宝，并非天地神通，定有破解之法。

有了，张翼轸脑中灵光闪现，忽然心生一计。

望乡台下落黄泉

主意既定，张翼轸也不再迟疑，动念间唤出声风剑，迸发万火之精，朝水膜一剑斩去。

万火之精果然非同凡响，一剑斩出，只听“吱吱”几声，水膜被斩开一道宽约一尺的裂缝。果然不出张翼轸所料，水膜之外万箭齐飞，且水膜裂缝也是一开即合，连闪身而过的时机都没有。

见万火之精可克制弱水一二，张翼轸心中大定，随即将声风剑竖在胸前，猛然间全力催动仅余的一丝灵力，大喝一声：“开！”

只见护体仙光猛然向外涨开一丈左右，硬生生将外层水膜推到一边。随后仙光一闪便全数消失不见，却是张翼轸灵力全无，再也无力催动流光飞舞。

流光飞舞防护之能一失，水膜及水箭立时又汹涌而来。正等此时时机，张翼轸竖在胸前的声风剑在他心意大开，全力激发之下，轰然一声散发出无边火焰，以张翼轸为中心，忽然向外扩展一丈方圆，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！

火球刚一成形，密如蚂蟥的水箭便全数射在火球之上，只听“吱吱”之声不绝





于耳，万火之精果然威力巨大，将所有水箭一一烧化湮灭。因张翼轸竭尽全力催动，万火之精也是火力迸发到极致，火箭只一接近一尺之内，便瞬间消失不见，连一丝水汽也不曾留下！

僵持片刻，张翼轸便觉头疼欲裂，心神恍惚，情知是耗费心力过度之故，心中叫苦不迭。火箭无始无终，人力总有尽时，两相比较，凡是被困于此间的人即便修为通天，也会力竭而死，炼制此法宝之人，当真是天纵之才。

不对，张翼轸猛然一惊，紫金钹虽然威力不凡，不过也终归只是一件天仙法宝，并非天地法宝，也非天地所成的自成天地之处。即便可借助宝物之威，在紫金钹内强行创造一处天地，也终究是人力所为，并非天成，待所留仙力一尽或是时机一到，也定有结束之时。

这般一想，张翼轸心念一动，迎着火箭直直压下，带动巨大火球猛然间扑入弱水之中。只听轰隆一声惊天巨响，眼前一片飞沙走石，顿时狂风大作，直刮得天地都阴暗一片。

张翼轸尽管有万火之精护体，也被一撞之力震得七荤八素，差点心意一松，无法再支撑起声风剑。好在定睛一看，却发觉自己站立之处是一个深数十丈的大坑，仔细一看，四周石壁光洁如镜，犹有热气，竟是被万火之精迸发的巨大火球瞬间烧融而成。

再看周围，干燥异常，哪里还有半点弱水的影子。

张翼轸长舒一口气，当即心意松懈，万火之精随即收回，只觉浑身身心俱疲，再也站立不住，颓然倒在地上，半晌无法动弹。

或许过了片刻，或许又过了百年，张翼轸缓缓站起，经历方才弱水一战，心境重又恢复一片平和。

好在此处灵气倒是格外浓郁，张翼轸暗中调息，渐渐恢复了七八成功力，心神也一时安好。纵身间跃出大坑，举目四望，却见眼前一片青翠之色，竟置身一处宁静和美的山村。

山村不过十几户人家，散落在山谷之中，炊烟升起，倦鸟回巢，夕阳晚照，河水闪烁金光，好一个清静和谐的世外桃源。

这是何地？

张翼轸一时惊讶，此地不像太平村，也不像以前见过的村庄，眼前之景虽然也是小桥流水人家，不过处处闪动五彩光华，直让人疑心即便此地是人间盛景，也是

天上人间。

不知为何，张翼轸不假思索便信步前行，仿佛此处山村有某种不可思议之力将他牢牢吸引。走了小半会儿，来到一条小河边，见河水波光粼粼，煞是好看。不过河水颜色甚是怪异，非黑非灰，非白非绿，说不出来究竟是何等色泽，且隐隐散发一股令人望之生寒的阴冷之意。

张翼轸微一愣神，却又无法凝神细想为何此水会如此诡异，便不由自主地一步迈上河水上的一座小桥。

小桥也好生奇怪，通体白色，发出荧荧毫光，并不明亮，却如无边黑暗之中的一缕萤火，令人心生孤苦无依之感。小桥看似不宽，不过一丈有余，也不长，最多十丈开外。张翼轸一脚踏上，却突然心生恍惚之感，蓦然感觉脚下小桥宽广无限，竟是伸出无限远的远方，仿佛通向一条……不归路！

明明心生警觉，有意不想前行，脚步却不听使唤，一步步向前迈进。不经意间右手触摸到小桥的栏杆，入手生温，犹如白玉所成，却又别有一丝冰冷之意传入手中。冷暖之间，若有若无一缕离愁别绪萦绕心间，令张翼轸心生无奈萧索之意，只觉天地虽广，却形影相吊，孤独一人，竟无可依靠之人，也无可停留之处。

此念一起，猛然间脚下一震，定睛一看，不知何时竟是来到一处高台之上。高台不知其高几许，直入云端，张翼轸置身其上，极目远眺，见四下云雾弥漫，看不分明，更有劲风扑面，猎猎如刀，令人顿生高处不胜寒的苍凉之感。

呆立片刻，张翼轸蓦然想起方才明明看到一处充满人间温情的小山村，为何转眼来到此处？也不知刚才的山村之中，有着什么样的人间亲情和天伦之乐。

一念及此，却见远处的云雾之中，突然云开雾散，露出一个方圆数十丈的洞口出来。洞口波光一闪，顿时映现出一家人正一起吃晚饭的温馨情景。

一对夫妇坐在上位，另有一名男子和一名老者坐在下位，四人笑声不断，正其乐融融共进晚餐。

见此四人张翼轸顿时一愣，呆了半天，一时犹豫，此四人似乎格外眼熟，却一下想不起究竟是何人。尤其是正中的一对中年夫妇，应该是与他极为亲近之人，只是为何总是无法想起是谁？

山村？太平村？张翼轸猛然惊醒，那中年夫妇不是远在太平村的爹娘又是何人？那名男子正是假扮他的玉成，而老者，却是被他自极真观救下的张柏子！

为何会在此处高台之上，可以远远看见太平村的爹娘？





正疑惑时，耳边却听到说话声传来。

“翼軫，你多吃一点青菜，不要总吃肉！”

“爹、娘，我都娶妻生子了，怎么还当我小孩子一样？”

“呵呵，翼軫，在二老眼中，你再大也是他们的孩子，就不要计较了，听二老的话就是了……”张柏子也在一旁打着圆场。

几人一同大笑，笑声充满小屋，说不尽的温情流露，直让远在高台之上的张翼軫热泪盈眶，一时感慨万千，心生无限留恋。

此处高台可远望故乡，怎的这般神奇？

张翼軫悚然心惊，高台可望乡，莫不是传说中阴间的望乡台？

传闻人死之后，先过黄泉河，再过奈何桥，最后还要登上望乡台，最后一次回望故乡，亲见阳间的亲人，然后便会轮回转世，忘记前世所有一切。

黄泉河？奈何桥？

难道方才所过小河和河上之桥，便是传闻中的黄泉河和奈何桥不成？

莫非我已经身死？

张翼軫蓦然心惊，回身一望，来时之路早已不见，再转身去看云雾之中闪现的情景，只见苍茫一片，哪里还见什么洞口？哪里还有太平村的爹娘？

怎么会这样？张翼軫四顾茫然，正不知所措之时，忽觉猛然一坠，身子犹如流星一般急剧向下坠落。大骇之下，忙御风飞空，却无风可御，又要驾云，也无云可得。身上灵力运转，催动流光飞舞，却赫然发觉流光飞舞的飞空之能竟也无法阻止下坠之势！

不及多想，张翼軫立时将流光飞舞的飞空之能转化为护体仙光，刚转化完成，只觉周身一凉，眼前一黑，竟是跌入水中。

刚一入水，张翼軫顿觉寒冷刺骨，犹如置身万年寒冰之中，不，比万年寒冰还要阴冷无数倍。饶是有流光飞舞护体，张翼軫也顿时冻得全身僵硬，寒彻骨髓，连五脏六腑都冻得如同结了一层厚冰。

冷！

张翼軫脑中只有一个感觉，前所未有的冰冷、阴冷、寒冷，用尽世间所有词语都不足以形容此水究竟冷到何等程度。入水只有瞬间，张翼軫却觉如同过了千年万年一般漫长，不过片刻之间，流光飞舞的护体仙光竟也被冻得暗淡了数分，只差一丝便要熄灭。